

四个外省女子 不同人生轨迹 只为融入这个陌生的城市

长 篇 社 会 问 题 小 说

外省女子

W A I S H E N G N V Z I

谢络绎◎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长 篇 社 会 问 题 小 说

外省女子

W A I S H E N G N V Z I

谢络绎◎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省女子/谢络绎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 10

ISBN 978 - 7 - 5125 - 0113 - 3

I. ①外…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376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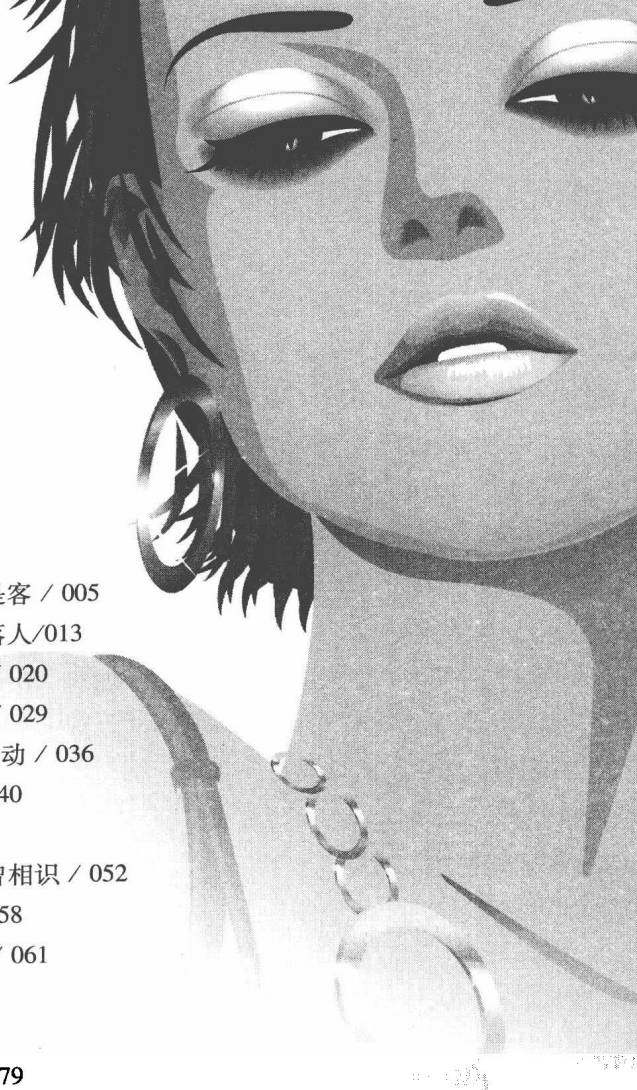
外省女子

作 者 谢络绎
责任编辑 戴 婕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6 开
21 印张 32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5 - 0113 - 3
定 价 2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 //www. sinoread. com

Contents

目录



自序 / 001

第一部分 寻路

- 第一章 梦里不知身是客 / 005
- 第二章 同是天涯沦落人 / 013
- 第三章 人生谁能料 / 020
- 第四章 机会在平常 / 029
- 第五章 Easy girl 在行动 / 036
- 第六章 原来是你 / 040
- 第七章 隐诉 / 047
- 第八章 英雄救美似曾相识 / 052
- 第九章 躁动到来 / 058
- 第十章 越毁越深刻 / 061
- 第十一章 风不止 / 068
- 第十二章 变道 / 075
- 第十三章 美女驾到 / 079
- 第十四章 踏上分水岭 / 082
- 第十五章 意外扑面而来 / 089
- 第十六章 空 / 097
- 第十七章 两种帮助 / 102
- 第十八章 也许并非一无是处 / 107
- 第十九章 心的龙卷风 / 110
- 第二十章 原来你也在这里 / 114
- 第二十一章 非正式委任 / 118
- 第二十二章 被迫离职 / 121
- 第二十三章 总不能被饿死 / 124
- 第二十四章 无地自容的约会 / 129
- 第二十五章 正式上船 / 136
- 第二十六章 决定就是在最绝的时候作出决定 / 139

Contents 目录

第二部分 迷途

- 第二十七章 恰似转机 / 147
- 第二十八章 结婚 / 155
- 第二十九章 以身相许 / 159
- 第三十章 围城内永远有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 165
- 第三十一章 女人的命门 / 173
- 第三十二章 破绽 / 178
- 第三十三章 重出江湖第一步 / 183
- 第三十四章 雪中送炭的不一定是好人 / 188
- 第三十五章 总有一个人对你说一不二 / 193
- 第三十六章 美好愿景的囚徒 / 197
- 第三十七章 心结 / 200
- 第三十八章 改头换面有谁知 / 206
- 第三十九章 重出江湖 / 213
- 第四十章 游戏开始 / 218
- 第四十一章 水深火热 / 223
- 第四十二章 慌不择路 / 227
- 第四十三章 值得等于意愿强烈 / 233
- 第四十四章 再也不会不了了之 / 237
- 第四十五章 旧情人终究不是路人甲 / 240
- 第四十六章 被现实胁迫的人 / 245
- 第四十七章 作孽 / 249
- 第四十八章 鲤鱼跃龙门 / 253



Contents

目录



第三部分 归处

- 第四十九章 单干 / 259
- 第五十章 白脸人现身 / 263
- 第五十一章 无神奇不重逢 / 268
- 第五十二章 找到一模一样的照片 / 273
- 第五十三章 浮华背后 / 277
- 第五十四章 你为难她，就是为难我 / 280
- 第五十五章 风云突变 / 286
- 第五十六章 父母双亡 / 291
- 第五十七章 nefelis 是朵云 / 295
- 第五十八章 好朋友 / 299
- 第五十九章 好的时候不够好，坏的时候不够坏 / 303
- 第六十章 爱上别人 / 309
- 第六十一章 再苦再难也要动起来 / 312
- 第六十二章 童真之处好疗伤 / 316
- 第六十三章 生财之道 / 319
- 第六十四章 给自己一个交代 / 322
- 第六十五章 等待是最隽永的爱 / 324

自序

一个城市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城市新移民丰富了这种多样性，但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

长期以来，国内对于城市新移民的研究主要针对外来民工，二十年前的《外来妹》风靡大江南北，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关注。

始于九十年代末期的大学扩招，令城市高知新移民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倍增加。“据初步估算，1992年以后进入城市的白领新移民大约有1.8~2亿人。”（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影响因素分析》）虽然这是一个宠大到足以改变城市人口结构，并对当地文化产生强烈冲击的群体，但人们除了泛泛论之，鲜有完全聚焦。《外省女子》试着将一束炽白的灯光打在这群人身上，确切地说，是打在这群人中的女性身上，她们是社会融合过程中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却常常以惊人的坚韧覆转乾坤。

提到社会融合，我不得不说，融合的过程在城市新移民身上体现出的其实就是奋斗的过程。而奋斗对于女性来说是个敏感的话题，因为现实冰冷，而她们又刚刚好拥有身体这个最顺手同时也是最悲壮的武器，不成功则已，一旦万众瞩目，很容易让喜欢意淫的人们去八卦她们那些不为人知的过往会不会是假奋斗真献身——尽管对于绝多数的女性来讲，身体只是身体。事实上，无论男女，对于奋斗的态度即使会受到某件重大事件的影响，随着其价值观的突然变道而发生偏移，那也是因为他或她固有的价值体系神形涣散不堪一击。但这不是《外省女子》能深究的问题。斯金纳说：“我们的行为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它是我们面对的环境刺激的直接结果。”我很愿意顺着这个意思来，因为显然，长大成人后我们妄图重绘的心灵地图就像印刷品一样



可以班驳，但绝无法擦掉重来。那些最重要的时光早已不可逆地奔流而去，人们只能在当下的环境中挣扎，意志坚定的人选择相对洁白的道路，欲望嚣张的人则一步步堕落直至毁灭。

《外省女子》即是对白领新移民这个群体当中女性的一次浮世绘。

这是一群借知识改变命运的女性，然而她们真的可以穿过大学的课堂就能换个活法吗？时代在变迁，生存和竞争环境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反映到这群外省女子身上，她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又在经历着怎样的磨练？我试图展示一个尽可能真实的世界。

之所以想到写她们，一是我前面提到的，女性的奋斗更具话题，第二则是出于职业的敏感和便利。我曾经接触过这个群体中很多人，无论是面试她们还是日常工作中的交往，我常常能嗅到辛酸的味道但同时也深深震撼于某种精神力量的强大。加之，于我目前所在的城市而言，我也是一名地道的外省人，一路走来，经历让我不得不思考。有人问我，写的是你的故事吗？对不起，这个问题以后就不要再问了，这显然不是自传体小说，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若干人物完全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我只是写了个故事，至于开篇提到的“问题”，如果你能从故事中悟到什么，最好。这个故事有四位女主人公，我恰好能从米斯特拉尔的一句诗中找到与她们相对应的感觉：

如今只有一朵小花，一朵四瓣的小花。

一片花瓣叫美，另一片叫爱，它们相距不远；

第三片叫痛苦，最后一片叫慈悲，

它们先后舒展，再没有别的花瓣。

其实，抛开城市新移民这个概念不谈，在日新月异，变化以光速计的时代中，不是只有外省人，不是只有外省女人才会觉得前路艰险，城市中的每一个人又何尝没有过彷徨与无措。这是一部试图探寻平等、人性与融合的作品，当中人物对自身身份的迷惑，对人生坐标的迷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懈追求，相信会令很多人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引起共鸣……

最后我要亲吻我的女儿，她的降临带给我重回文字王国的契机。我爱你，宝贝儿。

谢络绎

2010年8月

与色成新的田野，充满了枝叶即头的绿生和摇曳的舞姿，舞出一幅幅动人的画卷。

第一部分 寻路

第一章 梦里不知身是客

十月份成熟的田野，充满了稻叶削尖的锋芒和稻穗笑弯的喜悦，铺展出一幅大好丰年的图景。一辆绿皮列车呼啸着穿越。它的介入让周围连接得并不紧密的稻田越发统一了，形似一张画布。列车仿若剪刀，锐利地划过，却也只是带来一阵风，收拢了道边的野草，它消失，风就消失，不留一点来过的痕迹。

就在这辆列车6号和7号车厢连接处，陶露飞被前后挤作一团的人架起来，结结实实地靠到前面那个人的背上，他手上的行李包正好横在她的膝盖下方，迫使她双腿错向一边，身体形成一个扭曲的S形。

右边那个人的脸对着陶露飞的右耳朵，呼气声异常响亮，它在火车轰轰前行的节奏性噪声中奇迹般地成为另一种噪声。陶露飞只好微倾着头，但也只能微倾，不然头会挨到左边一个大妈杂乱的头发上，与它们散发出的味道相比，满载的车厢里弥漫的不过是一层遥远的油墨样的底色。

身后的那个人有一些频繁的小动作，试图变换站姿，可他深嵌在人堆中就像传说中的那个大萝卜，一连串外力都奈何不得，凭己之力最多只能松一下土。然而就是这点小动作，牵动着斜搭在他前胯上的帆布大包一下两下划拉着陶露飞的屁股。陶露飞只好尽量往前靠，但每向前一分，帆布大包就跟



进一分。前面已无路可走。陶露飞于是作罢，努力承认那不过是一个包而已。

保持这样姿势的陶露飞刚好可以从提包男人的肩膀上穿过目光，看到一小块窗外掠过的、被速度改造成一排排刷痕似的景象，有房子、围墙、电线杆和在道口等着过路的人们。

“妈的，咋还不到站咧。”帆布包终于忍不住开骂了，“打死也不坐这趟车了，慢得跟驴子一样，恨不得抽它。”

人群中有人会意地笑出声来，有人只是嘴角扬了扬，也有人附和：“绿皮车嘛，速度慢，票价低。偏宜没好货，车也一样啊。”

“慢就慢点呗，就是挤得闹心。”

“都是学生，十一长假后返校。”

“这就不是出门的时候，跟谁争都不能跟学生争，年轻力壮，前后一靠一压，人就能散架。”

其实也不全是学生，只是学生人数比平常多一些而已。不过事情就是这样，超越了平常，超越出的数目，就让人感觉突兀。

以陶露飞前面的提包男为源头往两边车厢扫出的两道长龙中，提包男，大妈和帆布男都是社会人士，学生的比例应该不到一半，比如陶露飞右边那个喘着粗气的大男孩，比如帆布包身后的一对小情侣，比如他们旁边的眼镜妹。

刹那间陶露飞有一点点伤感，为这个渐渐远去的身份。

广播中一个好听的女声在说：“旅客朋友们，列车已经驶入春江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如诗如画的春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纵横驰骋，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盘旋交错的高架桥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新面孔，她热情地张开双臂迎接五湖游客，四海宾朋……”陶露飞的情绪被带动起来了，不由地握了握拳头。

列车终于停了下来。

陶露飞与众人如开闸的水一般从车上倾泻而下。她没敢走远，在对着车

门的黄线外站定，肩膀和两个大大的箱子不时被人撞来撞去，在整体流动的人群中，她的静止看起来非常不合时宜。她前后望了望，似乎没有什么人看上去是来接她的。她一面张望，一面从小背包里摸出手机。这手机闪着似红非红、似紫非紫的光泽，非常好看，即使用了一年多了，边缘磨出了浅灰色的金属伤痕，仍然洋溢着低调的华泽。

没有人知道这是她大三下半学期花一百块从一个与她擦肩而过又折回来叫住她的小男孩手里买来的。他只有八九岁，叫她，姐姐，要手机吗，一百块就行。她把手机拿过来，确认是真的后就再也没有松手。她当然在它到手的第一时间里就上网查了一下，原价4800。她的心怦怦直跳。她觉得没有向小男孩问问题是明智的。谁的？干吗要偏宜卖？……也许会听到谎言，但仍会干扰她出手的勇气。因为小男孩的话无论真假他一定气虚，而她也就心虚了，不忍去做一个无知而荒唐行为的帮凶。那样的话，又如何得到这个真的馅饼？

电话通了，在陶露飞几乎要陷入绝望之时听筒里传来一串春江方言：“接不了了，你自己过来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她还说了一个地址，陶露飞手忙脚乱地记了下来。

在父亲确定已经联系好了一切然后让陶露飞自己联络时，一直与她保持通话的是她的小表叔，说并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四和十不分的那种，虽然不算热情，但也并不冷酷。小表叔说会安排好时间来接陶露飞的，但最终是一个女人接了电话说没时间了。陶露飞猜她一定是小表婶。

没办法，陶露飞一手拖着一个箱子往出站口走，箱子很重，里面装着她大学四年的全部家当，若不是想到有人接送站，或许还可以忍痛精简一下。好不容易挪出车站，从大铁门检票后走到外面一看，陶露飞傻了：车站大修，门前全封了，只留出一个一米左右的走道。刚刚下过一场雨，小道上全是泥巴。

陶露飞拖着两只箱子往前走，泥地上，行李箱的滑轮非但帮不上忙，还平添了一层阻力。后面的人不停地催她快点，可她快不起来。遇到小水洼，箱子就会卡住。她只好先松开一个箱子上的手，集中力气对付另一只箱子，解围后再往前移。身后的人走到她跟前就会拥堵，然后带着埋怨艰难地推搡



而过。情急之下陶露飞把一个箱子拖到前面推着，另一只手反身拖着余下的那个箱子，这样便空出了一只箱子的空间可以让后面的人轻易越过她。可这样做找不到合力点，令她走得更艰难了。

有那么几次陶露飞真想丢下箱子逃走，可又觉得这个念头形似丢盔弃甲，初来乍到就这样，貌似很不吉利，所以拼命打消它，费力地一步一步往前挪。

这时候又有雨飘下来，很小，落在头上就像走在湖边被团着湖水的风吹到，丝丝入微。陶露飞不禁打了个冷战。

突然，她的手被另一只手触到，接着箱子被一股劲拉开。陶露飞猛地转过身去，“抢劫”的呼声刚到嘴边，那个人先开口了：

“我来帮你吧。”

这是个瘦高的年轻人，头发凌乱，五官很大，大到巴掌大的小脸似乎不堪重负，有一点点变形。说话间陶露飞的一只行李箱已经被他提在手上，不过他似乎没有想到会那么重，拎起来受到一个反作用力促使他不得不放下，搓了搓手蕴了蕴劲后这才重新提起来。

“你是学生吧，才毕业？”他问。然后自然而然地向前开步走了。

原来是个热心人。陶露飞长舒了一口气，跟了上去。说嗯，是啊，谢谢你啊。

“我也是。元月份就开始找工作了，一直没有合适的，回家待了两个月，托人进了镇上的邮政所。那地方小，抬起头扫一眼就能看个来回，又天天盖戳，烦不过，就回来了。你呢，怎么现在才来？毕业都好几个月了。”

陶露飞说，噢，说来话长，有机会再告诉你吧。

有人帮忙，陶露飞的心情已经好多了，而她的经历又恰好与这个热心人的非常相似。陶露飞在一个三线城市读大学，地方虽然小点，但比老家还是大多了。毕业后她留下来工作了一段时间，可总觉得跟周围的人没共同语言，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到大城市闯荡闯荡。眼前这个人的想法显然与她不谋而合，这让她产生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但是，毕竟是初次见面，虽然他说了很多，但她打算有所保留。

“其实我一下车就注意到你了，看你费力地下台阶，本想上前帮你的，

但看起来你还能克服。”他似乎看出她的不信任，于是不再问她背后的故事。

“是吗？”陶露飞虽然手里只剩下一只箱子了，但路不好走，所以还是喘个不停。她想，隐私的话可以因陌生而收起来，但不痛不痒的玩笑多一些也无妨。于是打趣到，“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干脆等我累昏了直接帮打120算了，你现在做的，我本来也在努力克服。”

“呵呵，”瘦高个笑了起来，“信不信我放下箱子请你继续努力？”

“不信。”陶露飞也笑了，“帮人帮到底嘛。”

瘦高个停了下来，陶露飞急了，正要求情，却见他又拉过陶露飞手上的另一个箱子：“看你吃力的，都给我吧。”

“啊？”陶露飞有点不敢相信，“不用，不用……”

“行了，你跟着我吧。”瘦高个硬拖着两个行李箱往前走。陶露飞这才注意到他身上只有一个瘪瘪的小背包，再无其他行李。若是如他所说打算在这个城市留下来，不可能只背着这点东西。莫非，他是个骗子？

瘦高个似乎料想到了陶露飞会有疑问，走了没几步就停下来转过身说：

“放心，我不是骗子。再说……”他迅速上下扫了一眼陶露飞，“你一个穷学生，包里塞的不是证件就是简历，再就是书和旧衣服，真骗子都不会下手，何况我。”

陶露飞穿着学校后门小店里淘来的白色卫衣，质地松垮，一双球鞋已经在泥地上蹭了个面目全非。

瘦高个继续说：“你不是说帮人帮到底吗，我忽然想到，帮人也要赶在前。不然，别人罪都受够了再去帮，也没什么意义。我理解你，所以打算帮你帮得稍微深刻一点，呵呵。”

陶露飞跟上，手拉住一只箱子欲提：“不行，这样你太累了。”

瘦高个固执地拉过箱子，说：“行了行了，你个女孩子，逞什么能。”

陶露飞又与他拉扯了两下，都被他拦住了：“我想找人帮都找不到呢，能有人愿意帮你是你运气好，不要再争了。”

拦着别人做绅士，自己就会显得不淑女，陶露飞决定由着他。是骗子也就损失两箱子书，不是骗子没准他就是她在春江的第一个朋友。

瘦高个独自提着两个箱子往前走，到底是男的，负重前行比陶露飞轻装



上阵走得还要快。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喘气，顺便等她。陶露飞跟上来问：

“你叫什么名字？”

“叫我小隆吧，轰隆隆的隆，我同学都这样叫我。”

“你怎么没行李呢？住亲戚家？”

“我上次走的时候行李没带走，像是有预感还会回来一样。我给室友的期限是两个月，说两个月还不见我回来，就把我床上的铺盖处理掉，床位转租出去。明天刚好是限期的最后一天。”

“呵呵，你走得不决绝，所以肯定会回来。”陶露飞指了指自己的行李，“我可是把所有的家当都搬来了，破釜沉舟，来了就不走了。”

两个人就这样结伴而行，走过狭窄的小道，接下来的路宽多了，可以五六个人并驾齐驱，但两边仍然围着蓝色的施工护栏，除了头顶远处高楼上的霓虹闪烁外，再也看不见其他东西。当这段路走完，在七拐八拐迷宫一样的围栏路的尽头，陶露飞停了下来。她不得不停下来。

眼前是东南两条宽阔的马路，在她站的地方交汇。刚好堵车，马路成了停车场，车灯在晚上八点的暗蓝色空气中闪亮，红成一片。马路两边的建筑物，无论高矮全部撑着巨大的广告牌，有“雍容华贵，自在金城”这样的房地产广告，也有穿得很少的美女身姿和化着妆的男人脸。它们与建筑物上的白色的窗灯一起连成一片，熠熠生辉。刚刚还堵在护栏内提着行李蜂拥而行的人们，在这个地方被分流，一下子消失。陶露飞长长地又欣然地深呼吸一下。这就是春江，中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她思前想后决定来闯荡的地方，多像一个装满星星的盒子，只刚刚翘起一条缝，它的璀璨就不容置疑地投射出来。

“我去前面公交车站坐车，你呢？”小隆问陶露飞。

“噢，”陶露飞飘忽的魂被拉了下来，“那个，我要去锦江路。”

“锦江路？怎么，你住那儿？”

“嗯，亲戚家在那儿。”怕小隆真的会帮忙帮到底，陶露飞又说：“我知道怎么走，你不用送了。”

“行，反正也是两个方向。不过……”小隆欲言又止。

“不过什么？”陶露飞问。

“算了，没什么。你来之之前工作找好了没有？”小隆问。

“还没有。”陶露飞实话实说。她来春江的想法比较突然，就是偶然听到父亲提起这里还有个不怎么走动的小表叔，只一秒钟就决定杀到春江来了，毕竟有亲戚在，多少有个照应，比单枪匹马在外闯荡强多了。时间仓促，根本没来得及投简历。

“这样啊。”小隆想了想说，“凭我的经验，好工作需要细选，但如果你想速成，可以去人才交流中心转转。”

“噢，好的。”陶露飞觉得工作肯定要好好找，所以并不清楚小隆这番话的用意。而迷人的春江已经向她展现了妖娆，她急于去欣赏，所以无心追究小隆是不是真的话里有话。

“明天是周末，春江国际会展中心一般会有现场招聘会，你可以去转一转。”小隆的大眼睛这会儿看起来很清亮，陶露飞觉得那是周围各色灯光折射的结果，也许他看她的眼睛，也一样。他把滑下来的背包带重新拉回肩膀上去，继续说：“这个信息应该比我帮你提箱子更有意义，我猜你今晚谢过我之后明天还会谢我。”

陶露飞觉得小隆这个人很奇怪，帮忙提行李箱虽然算不上见义勇为，称不上侠胆义肝，但至少证明他乐于助人，是个好人。但后面的事就有点不靠谱了，首先是一见面就自揭家底，再就是帮人帮得有点过，两个大行李箱他一个人包了，这就不是分担是全担了，萍水相逢，至于吗。还有这刚才的话，听起来怪怪的，什么叫今晚谢过之后明天还会谢，不仅文绉绉的而且还邪乎乎的。总之，小隆的举动不符合初次见面的常规。不过，尽管感觉有点异样，但陶露飞并没有在心里继续追问“这是为什么呢”，而是尽量用简单的方式冲开这个在心里差一点就打成的结。来之前她曾想过要为此春江之行定一个行为基准，想到春江是个大城市，会见到各色人等，遇到千奇百怪的事，于是她在心里默默写下的这句话是：

以不变应万变。

虽然有点俗，但确实是被万千大众检验过的真理。没想到，一踏上春江